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范维信 译

AMHANI

死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范维信 译

死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Jorge Amado
MAR MORTO

本书根据巴西“记录”出版社1980年第五十版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姜 录
插图：

死 海

Si hai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范维信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86/16 插页 2 字数 188,000

1987年 2 月第1版

1987年 2 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870

统一书号：10093·752

定价：1.80 元

序

《死海》是当代遐迩闻名的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的早期作品。1952年，他曾随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访问过中国，与中国文学界有过频繁的交往。此后，他著名的三部曲：《无边的土地》（1943年）、《黄金果的土地》（1944年）和《饥饿的道路》（1946年）以及描写巴西共产党的领袖普列斯特斯的传奇性作品《希望的骑士》（1942年）等在我国陆续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亚马多1912年生于巴西巴伊亚州的伊列乌斯市。1924年，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圣·保罗起义遭到镇压，起义部队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队伍曾经路过亚马多的家乡，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1930年，他只身来到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在那里接触到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同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

自1933年至1937年，巴西经历了动荡的年代。共产党曾举行了起义，成立了短暂的地方人民政权。起义被镇压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亚马多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思想上开始成熟，几乎每年都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力图真实地反映巴西社会现实，其中有反映种植园工人生活的《可可》（1933年），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汗珠》（1934年），以贫民窟中黑种人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儒比亚巴》（1935年），写渔民生活的《死海》（1936年），以及描写巴伊亚流浪儿童的《沙滩上的船长们》（1937年）。从这一阶段的作品来

看，作者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亲身的体验。因此，亚马多开始跻身于巴西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行列。

1937年独裁者伐加斯发动政变，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镇压一切进步势力。亚马多的著作大都被列为禁书，大量被焚毁。亚马多在几次被投入监狱之后，不得不于1938年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一方面歌颂人民的革命力量。他的著名的三部曲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第一部《无边的土地》描绘了可可大地主在巴西的兴起。第二部《黄金果的土地》，作者的笔锋从地主阶级转向以外国为靠山的资本家，把他们操纵市场，巧取豪夺，最后成为庄园主人的经历揭露无遗。第三部《饥饿的道路》反映了塞阿拉州的资本家在侵吞庄园主的可可园的同时，把大批贫困农民赶出庄园，迫使他们扶老携幼向南方逃荒的惨景。

1950年，亚马多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巴西，定居在里约热内卢，继续从事小说的创作。1958年，获六种巴西重要文学奖金。1956年，亚马多以巴西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之后他对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并退出了巴西共产党。政治上的苦闷与彷徨影响到文学创作。在这之后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有《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1958年）、《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年）、《奇迹的店铺》（1969年）、《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1973年）和《乡姑蒂埃塔》（1977年）等。这些作品从题材到内容比以前都有了变化。作者虽然对受压迫、受凌辱的人们仍寄予深厚的同情，但主人公再不是那些农民和工人，而是妓女和流浪汉等城市社会中下层社会的人物。

若热·亚马多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坚持作品的通俗性。与此同时，他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文学。最初他模仿过俄国的

高尔基，后来又推崇过英国的狄更斯。直到他在1966年发表的《弗洛洛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人们才发现他竟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亚马多在巴西文学界的声誉是无可比拟的，也是最富有的作家。他的作品目前仅在巴西的发行量就突破了五百万册的大关，因此，有些杂志称他为“百万书翁”。他的六部小说已被拍成电影，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死海》发表于1936年。当时，亚马多刚刚二十四岁，虽然创作经验不足，但才华横溢，在严密构思之后，信笔急书，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写出了这部十几万字的作品。

《死海》奠定了亚马多一生的创作基调：写实，写下层劳苦大众，语言方面追求诗韵，突出当地的风土人情。

创作《死海》时，正是亚马多开始参加巴西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描述了巴西渔民的生活。由于反动当局的查禁，他对书中的正面人物的塑造则只有运用曲笔和神秘、不完整的笔调，例如罗德里格医生和杜尔赛小姐。书中虽然交代了杜尔赛一直盼望着奇迹——革命的出现，但她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人，书中并未交代，以致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不够真实。

与许多其他的拉美作家一样，亚马多非常重视在作品中对民族风格和传统思想意识的表现。不仅真实地反映巴西海边人民的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而且把他们的传统信仰和神话传说都贯穿在作品之中，例如有关叶芒娅的传说。她是大海和渔民生命的主宰。每当海上船沉人亡时，当地人们都认为是叶芒娅的威力，她把船夫们接到她的“无边的土地”上去过快活的日子去了。这种信仰正好符合了当地船夫们的精神需要。作者正是抓住了船夫们这种心理状态来加以描述和发挥，使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有了明

显的提高。

作品中最感人的人物要算莉薇娅了。她年轻时就崇敬库玛，认为他是一位海上的英雄，在风暴中能救出整条轮船上的乘客生命。她嫁给了库玛之后，看到了大海的凶恶，时常给船老大们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她为库玛担心，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她想，有朝一日，她为了生活所迫也会去当妓女。这样一位从城市里来到海边的弱女子，经受了大海和生活的种种磨难。当库玛真的被大海吞噬了之后，莉薇娅在极为悲痛的情况下，竟下决心继承库玛的事业，毅然驾起库玛遗留的帆船。这是她勇敢的选择，表达了她对库玛的坚贞不渝的爱情。从莉薇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巴西妇女的坚强勇敢，也看到了她们可悲又可恨的生活境遇。

关于性的描写，在本书上多处可见，译时译者做了淡化处理，即便如此，还可能不符合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然而当代拉丁美洲小说当中，很少有不涉及性的问题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写实即是现实主义。性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要写进作品的。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我們也很不同，他们把性生活看得没有我们那么神秘，把赤身露体也看得没有我们那么可怕，这一点也希望读者们能以理解。

我们应当感谢译者，他把本书描写大海的诗情画意表达出来了，同时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冲淡了我们忌讳的段落，使这部作品不仅没有失掉它的艺术光彩，而且更适合我们读者的欣赏水平。

陈光孚

1986年元月2日于北京

译者的话

作为译者，最急于知道的莫过于读者掩卷之后对本书有何想法。

“这是部好作品！”我完全相信，正如完全相信本书作者、巴西文学大师若热·亚马多的创作才能一样。

“生活真的是这样吗？”我完全理解，因为在几年以前，我刚刚读完本书的葡萄牙文版的时候，也曾产生过同样的疑问。

据说，假设在中国的上海打一口深井，穿透地球，那么另一端出口将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距离如此之遥远，习俗自然迥异。

不久前，经过三十多小时的航行，我飞抵了巴西，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与当地人朝夕相处。这时候，我的疑问才涣然冰释。

“他们的生活、爱情确实如此！”现在我这样想。

可能因为是冀中人的缘故吧，我从小就喜欢孙犁的作品。打开他的《风云初记》，闻到的不是油墨的气味，而是河北平原上泥土的芳香。

试想，如果把《风云初记》译成葡萄牙文，巴西读者是不是会提出同样的疑问：“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若热·亚马多的《死海》带来了异国的雷吟雨啸，带着巴西海边汹涌的波涛和咸湿气息。

我总觉得，巴西的亚马多象中国的孙犁，或者说，中国的孙犁象巴西的亚马多。

范维信

1985年12月于北京甘家口

敬告读者

……现在，我想向诸位讲讲巴伊亚码头边的故事。这类故事和民歌，缀补风帆的老水手、平底单桅船船老大、纹身的黑人以及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们都了如指掌，而我只不过是在麦尔卡多的码头边、集市上和雷孔卡沃的小港里，在停泊于伊列乌斯一带的瑞典巨轮附近听来的。海神叶芒娅的臣民们故事多得很呢。

请诸位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和民歌吧！来听听库玛和莉薇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吧！倘若诸位认为故事并不精采，那绝不是粗犷的讲述者们的过错，只因是从一个陆地上的人嘴里听来的，而陆地上的人难以了解水手们的心绪。即令此人真心喜爱这些故事和民歌，即令此人常常有幸参加雅纳依娜的节日庆祝，他也不会知道大海的全部秘密。是啊，大海的奥妙，连老水手们也并不了解。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巴西文学史上五大爱情小说之一。

一艘客轮遇上了风暴，在港口外鸣笛求救。年轻的水手库玛毅然驾小船出海领航，救回轮船，成了海上的英雄。

轮船上有个城里的姑娘，叫莉薇娅，爱上了勇敢的库玛，但遭到家庭的阻拦。库玛在水手朋友们的帮助下“偷”走了莉薇娅。暴风雨的夜晚，两个人在一叶小舟上成了亲。

为了挣足一笔钱，满足莉薇娅搬到陆地上去生活的愿望，库玛舍死忘生，替走私轮船运货，惨遭海难。

生活把莉薇娅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她爱上了大海，没有离开平底单桅船。

本书故事生动感人，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奇特的异国风韵穿插其间，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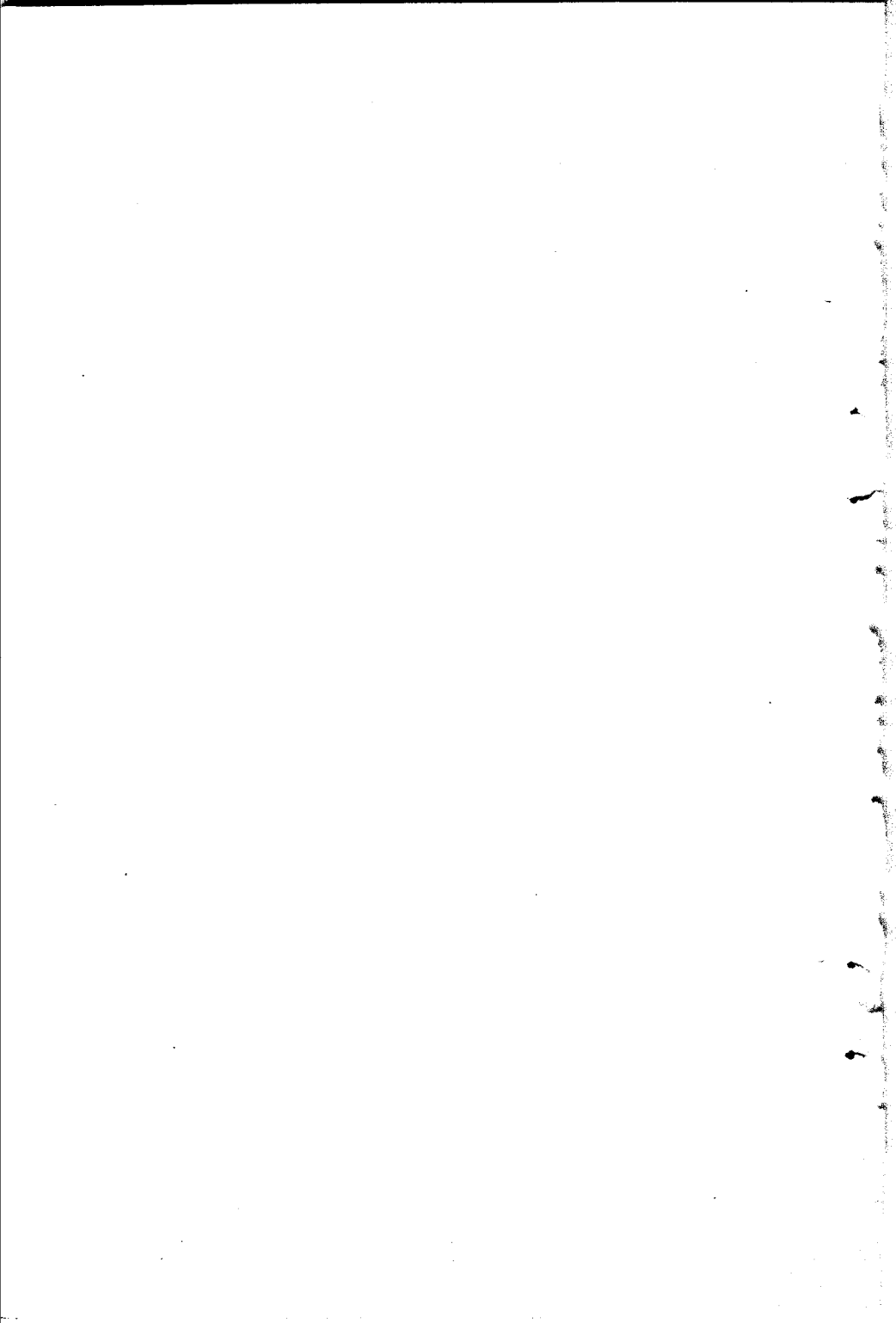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译者的话	5
敬告读者	6
叶芒娅——大海与平底单桅船的女主人	1
风暴	4
码头歌声	7
无边的土地	18
罗莎·巴尔梅兰的深情	44
规矩	53
五个名字的叶芒娅	66
一艘轮船在码头抛锚	80
玛尔塔、玛尔加丽达、拉盖尔	105
子爵、伯爵、侯爵和贝索罗	111
乐曲	117
偷走莉薇娅	118
婚礼进行曲	129
“飞翔邮船号”	143
马尔格朗德的航路	146
埃斯梅拉达，淫荡的女人	160
孩子，当初是五个	171
平静的水面	188
“勇士号”	192

儿子	202
阿拉伯人图菲克	206
走私犯	208
埃奥卡的土地	237
死海	241
大海，甜蜜的朋友	244
夜晚，交欢的夜晚	249
夜晚的时刻	255
星星	257

叶芒娅——大海与平
底单桅船的女主人





风 暴

夜，提前降临了。它出乎人们所料，带着浓重的云团压到城市上空。码头的灯火还没有亮，“星星灯塔”酒馆半明半暗的灯光还没有照到酒杯上，条条平底单桅船还在大海破浪而行，风已把乌黑的夜送来了。

人们面面相觑，象是在互相询问，继而死死盯住蓝色的大海，迷惑不解：提前降临的夜晚究竟来自何方？时间还没有到，它却象骇人的奇迹一样，以傍晚的寒风开路，携云驾雾匆匆而至，让太阳顿时混沌无光。

这天，黑夜不等奏起欢迎曲就径自来了。傍晚清脆的钟声还没有在城市上空响过，沙滩上不见一个带着六弦琴的黑人露面，没有谁站在平底单桅船船头拉起手风琴，甚至连坎东伯莱教^①和玛贡巴教^②信徒们单调的跺脚击掌声也还没有沿着街道的缓坡滚下来。夜，不等乐曲响起，不等钟声通报，不等悠扬的琴声，不等神器玄妙莫测的碰击声，便匆匆赶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冒冒失失地提前到来呢？

这个夜晚与往日大不相同，它令人心焦。男人们露出惶惶不安的神色，在“星星灯塔”酒馆独自啜饮的水手们奔回轮船，象是赶去平息一场行将发生的灾祸；一个女子站在麦尔卡多小码头上，

① 坎东伯莱教，巴西巴伊亚州的黑人宗教。

② 玛贡巴教：坎东伯莱教吸取了印第安人宗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成分而派生出的另一种巴西黑人宗教。玛贡巴教和坎东伯莱教都信奉主神“奥里撒”。

等待着亲人的平底单桅船归来。她浑身颤抖，倒不是由于风冷雨凉，而是因为黑夜突然散开，那多情的心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寒冷难禁。

这是因为他们——水手和褐色皮肤的女人们——熟悉大海，清楚地知道，如果夜晚提前降临，很多人要葬身海底，轮船不能结束航程，新寡们会伏在孩子们的头上痛哭。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并非真正的夜晚，并非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的夜晚，并非音乐和爱情的夜晚。夜，应当在钟声响起，黑人伴着琴声高唱怀念曲的时刻才会到来。大风送来的浓云是一场风暴，是船毁人亡的虚幻的夜晚。

疾雨冲刷码头，翻搅沙滩，摇撼抛锚的轮船，激怒了大自然。等待远洋轮进港的人们四处奔逃。一个装卸工对伙伴说，风暴即将到来。起重机吊着货物穿风破雨，象个奇形怪状的恶魔。雨，无情地抽打着码头上的黑人；风，吹着尖利的哨音横扫万物，吓得女人们个个心惊胆战。雨，铺天盖地，打得男人们睁不开眼睛，使整个世界混沌一片。只有黑糊糊的起重机还在移动。海上，一只平底单桅船翻了，两个人掉进水里，其中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许嘟囔了句什么。但是，绝不会是咒骂，因为声音在风暴里听起来是那么甜润。

风扯下船上的布帆，抛上码头，仿佛向人们报告了这场悲剧。涌急浪高，猛烈地拍击着码头的石岸。停泊在莱尼亚港口内的小船上下起伏，船主们决定当晚不再返回小城雷孔卡沃。遇难的平底单桅船的布帆落到防波堤上，所有平底单桅船上的灯光都熄灭了。女人们为死者祈祷，男人们的目光投向大海。

面对着酒杯，黑人卢菲诺没有微笑。风骤雨狂，看样子埃斯梅拉达不会来了。

灯亮了，可它摇曳不定。等待远洋轮的人们躲进店铺里朝外